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四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安寶來之邵重德

葉濤楊畏中崔台符楊汲

呂嘉問李南公董必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

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

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

一

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
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
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
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著救之
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
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
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
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
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
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

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
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
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
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
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
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
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
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
肖充牣於朝汙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益扇
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

不知所向故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
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勸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
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
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
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
譽真僞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
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
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
養以其方則莫若廣詳延之路厲廉恥之節使公卿大
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

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
以親疏貴賤爲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爲
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
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
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
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
在揚州題詩以奉上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
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蚤應
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先帝無
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

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
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
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會布客改權刑部侍
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
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
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
田三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
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
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

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爲監
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
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
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毀謗先帝臣竊觀
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羣臣將順太
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
事揀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
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
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
本朝真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

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爲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

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鬚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汙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華祕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止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畧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

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卽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賂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

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卽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爲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

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爲常平
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
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
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
者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
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
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
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爲慘核郡縣
望風趣辦不暇以便民爲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

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
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
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旣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
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
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
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
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
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
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
外郎居三年復爲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

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嵩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
爲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
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
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
皆控握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
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
寇以兵不進無益祇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
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
爲左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
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

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
事體何以觀視百寮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
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
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
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
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
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
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
將當時已定議旣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
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

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爾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

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錄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旣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

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對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潞州司理參
軍爲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黃履
薦爲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爲妾履劾其汙行左遷
將作丞哲宗卽位爲太府丞提舉秦鳳常平利州成都
路轉運判官入爲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譎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稽留賈
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
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初國
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大防惇旣相擢爲侍御

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諡疏司馬光等畔
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
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
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貲
諫官張商英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
蔡京爲相特贈大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虞蕃
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壻也卽往從安石
於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
紹聖初爲祕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

爲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追貶
呂大防劉摯蘇轍梁濤范純仁責官皆濤爲制詞文極
醜詆安燾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濤在元祐時嘗詆文
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
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爲范鏗所論連三黜曾布引
爲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
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
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
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

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
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
蓋爲異日地爾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厨錢罪
爲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辯論以爲可謂之失未可謂之
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
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
羣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
司馬光若知道更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
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工部員外郎
除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十事并言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旣而
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以留賈
易除書爲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外召范
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
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
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
曰內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
執最爲相關之地宰執旣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
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言彥據
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

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
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
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
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
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
畢漸以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
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
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
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
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

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謏佞方洽行得疾卒年六十九畏頗爲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押闔與邢恕締交其好功名富貴

亦同然恕疎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縉紳禍云各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彥博范純仁而斥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直爲哉董敦逸於元祐末與黃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祐諸臣甚至瑤華之寃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足以抹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紹述之議其爲人若可觀然論呂大防蘇轍以之再黜是亦助紹述者也楊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縱橫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信哲宗又謂王安石

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憚也哉來之邵盡擊時
賢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又請加美諡於安石其流惡
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掩其貲亦何所不至焉葉濤
在太學已著汗迹擢第之後諂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會
布之薦凡元祐名賢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
能自滌况無可述者乎
崔台符字平反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
殿惟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羣牧判
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
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

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
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
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
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斃
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
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
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
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
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
卽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僨者不贊導問

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謂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
偃蹇不至久立使者禮乎儉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軍
州民曹溥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溥持刀逐兄
子兄挾之以走溥曰兄勿避自爲姪爾旣就吏兄子云
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溥謀殺兄汲曰溥呼兄使
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
讞上溥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
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爲
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提點淮西刑獄提舉
復爲戶部侍郎卒

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爲
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
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爲屬權
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
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卽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
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
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
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公以是媒怨神

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
僞辯自解至譏神宗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且曰非嘉
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辯神宗曰卽如
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
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
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
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
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
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
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爲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

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
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
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
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
以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
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詢
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
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井之
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
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

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駸駸乎間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詒四方笑神宗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旣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

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遠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卒年

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
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不
得與呂氏同傳其言惡至矣南京大抵弼也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
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
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攜兒以嫁
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
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
亂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
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

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
論罷主管崇福宮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
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
子奇以爲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
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
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
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擣其虛夏人解去進直
龍圖閣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戶部吏部侍郎戶部
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
學士初哲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祔東夾室

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諱潛吏諱潛可諱諱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議遣官諸州令民平償逋負諱與余景在選中將賜對曾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諱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斂爲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兩人者懼不足以辱大對乃喻使戒飭使還爲河東轉運判官徙陝西進築京師訖欲除祕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

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諱隳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諱與之異召爲光祿卿厚奏功罷諱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倍貴諱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價諱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諱怒上章言處仁沮格詔令陵毀使者詔黜處仁而擢諱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官糴麥損價與諱爭乃爲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違道干譽謫永州諱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僞爲蟾芝

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惡乘饑歲稍損價發之必卽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旣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

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爲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邊事一切詐誕云徭人款附實亦不然必蓋與之謀及是亶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年八十六贈龍圖閣待制而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禮李常咸薦之擢提舉利州路

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
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爲本
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
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疎而
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
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
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
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北郊事與
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爲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
以爲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

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郎給事中以
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
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爲吏
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
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
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
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
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
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
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

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弟奕以實用吏風起而伏吐請圖閣學士映聞陞卒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卽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旣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畧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爲不可宰相主搏策數月不効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爲祕書丞侍祠奕白其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

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鬻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灤有定界旣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戶

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
增兩秩還爲戶部內侍總領內藏予奪頗已視戶部如
僚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
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
侵其官卽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而徙奕工部襲慶
守張滌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以京東歲
凶多盜不當請封爲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
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爲罪乎靚獲免未幾卒年六十贈
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幕府

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爲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
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爲監察御史哲
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館職無所
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於所無用
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寺監丞不過知
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
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郡守
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
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
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壤建策

四若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
討蹟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
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旣策進
士卽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
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
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
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
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
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爲夏
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

叢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
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
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
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侍郎加寶文
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爲翰林
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
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
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爲蔡確章惇曾布
又變而爲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時起而

附之者甚眾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況此諸人乎世道污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大中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拯

錢通

石豫左膚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昺

宋喬年

子昇

强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興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

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
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
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
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
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爲之寒心扼
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
猶驚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
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爲
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園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
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

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
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
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明黨今日指前人爲黨
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
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
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
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拯已昏憤吏乘爲姦
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
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

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
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
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
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
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
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
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
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
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
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

逃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
朝廷旣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國則元祐皇后
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
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
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
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况旣爲先
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
萌厭斲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
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
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

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
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
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
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
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
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
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
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
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
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

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
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
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達駁之左轉戶部侍郎
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
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
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
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縉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
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
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適逃奔
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
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
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
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判官陳瓘
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
侍御史遂同錢適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御史至中
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
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以下旣以論
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
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

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闕而卒膚
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
御史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
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
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心敦
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
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
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當直者從敦
仁始請悉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卽上章

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爲朱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顛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秦鳳違法干

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爲乃妄以爲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爲執中反復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

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爲京不詔
京得不重貶龐恭孫趙適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
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
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
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清溪主簿咸平
尉知江都縣入爲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
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朋附黨與前日大
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

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
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
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彥實
爲之首忠彥遂罷材驚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
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爲給事中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
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
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顛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旣盡矣復
假以攻異已鷹犬外搏鬼域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
廷也故劉拯摭實錄以肆詆錢適斥孟后以徧刺石豫

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擿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聖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而昺為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

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為戶部尚書昺嘗為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卓發其姦利事京徙卓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閣試日昺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為翰林學士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昺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

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
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家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
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鄉
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
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
院英宗耐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
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懌
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
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

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
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
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
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
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
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
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諡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為勅令刪定官數年至殿
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轍士大夫陰交

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
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
復爲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擢至顯
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
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
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
里古冢凡衣冠壘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
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
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諡曰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

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二州
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爲太府丞軍器少
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
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
亟遷祕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大觀三年
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爲
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廣直廬帝書摘文堂
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諡
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儼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勅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爲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此

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爲耳目倚爲鄉導假借色辭過爲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爲之願重爲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去蘇密然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

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
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
陰植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
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蔽曲直
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
局矯爲勅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
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
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穎州未
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
士大申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
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
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
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爲政等擢
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黜伯舉明
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
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
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姦利奪民
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
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

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出使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
利病加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
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
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
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輿論功進秩遂
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
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爲
真朋小人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

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疎而相賊害矣蘇軾續修說謂
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
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
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
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
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
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
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
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
彼劉曷強淵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筭耳亦使攘臂恣

野史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
三十一
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爲術蹙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

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祕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至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

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壅蔽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幸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

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

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邾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旣至而欽宗卽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

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解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解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解猶以爲太學

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解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自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

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攀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

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

獻爲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斂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糴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勅之卽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賈不讎其

直什買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活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徒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爲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羣臣賜一

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況出於閭閻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乃摘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

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旣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
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
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
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
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燾自有傳弟
樸帶其直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士
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
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攻非
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安宅

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郎員
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擿其庸繆者十
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京提舉京不樂
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今置局非是卒罷
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爲大晟府典樂樸論爲
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
官不當超踰廼罷爲樂令未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祕
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入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
挽衣泣曰豈有爲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爲感動而

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卽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旣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棗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爲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灤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鑿石爲表盜發

則督吏各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祕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

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
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
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
貫議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
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
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
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
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法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
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
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

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諒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
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卽致仕久之御史中丞黃復薦
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
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
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
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
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徽

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卽勿奏事仍具爲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燉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

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爲腴熟鷗根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鷗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旣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機哉母惑乎狂諒之言也

平江府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梁三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閣列傳第一百十六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為河東從事經畧

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

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為府州大山軍巡檢盜蘇延

福狡悍為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曠有泉遼人常越
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埃遏其來忿而舉兵犯我灌迎高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

三

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遂巡斂去
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灌會道曩事數何巡檢神射
灌曰卽灌是也簫矍然起拜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
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胷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
知寧化軍豐州徙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
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
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
閣門使領威州刺史知滄州以治城郭功轉引進使運
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
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

安撫使忌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
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
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
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卽其地也漢唐故渠尚
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
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
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馬進武
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砲傷足不
顧卒拔城斬首五百級尋改廓州防禦使宣和初劉法
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灌以衆寡不

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
猶奏其逗留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
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
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
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夔离不取景州圍薊州貫
誘以兵事卽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蕃漢兵灌白頃
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
同營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灌輩貫不
聽召還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
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

之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
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
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
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
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
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
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灌竟行
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
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
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

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彥
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
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薊至閤
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
年中子蘄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
宣使軍不取輝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
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
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
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
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
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
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
之留爲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王黼
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
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
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爲者哉
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躡躑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
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爲國子司業執
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

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旣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

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黃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鷄林志以進擢祕書省校書郎出知簡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爲兵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幹離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離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觀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

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土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

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雲笥得烏絁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民益信其爲姦諫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如圖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

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廬繼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隣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

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太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臬建議分外郡爲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決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三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臬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爲上策今邊

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卽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衆議再扈車駕至金師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勅令刪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

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

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嬌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賦鹽虧額滁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旣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

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曾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曾問官長何在振恐

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曾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
胡唐老姚舜明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
還將及門呼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
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
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
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
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
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升博

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
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京西常平
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卽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
上嗣旣禮經所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
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宮
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
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
上且疑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
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

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言者劾爲黨罷提舉冲佑觀居三年後還故官靖康元年進吏部侍郎爲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

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其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臬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臬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旣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

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宮方困於甚間振極意彌縫治龍德梁忻獄寃其罪不使有纖介可指高宗卽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諡賜諡剛愍同時

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先使破夏人成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

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伐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卽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饗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

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彊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勸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七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

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
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
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
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
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
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
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
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
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
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

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
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
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
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
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
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
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
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
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
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

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
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
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
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
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
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
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
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
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
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儒儻使治兵願以死

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
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
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
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
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
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
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
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
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

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通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

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

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

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制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

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擊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

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

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
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
宗因及行宮上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
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
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
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
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
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誅
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
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

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
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
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
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
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
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
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
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
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
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

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

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宮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勅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

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
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
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
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
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三
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
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侔而臣
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
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
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

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
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
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
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
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
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
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
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旣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
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陞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

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

東口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卽上奏丐罷乃命種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

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
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
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
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
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
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
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
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
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
章示綱覲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
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
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
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
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
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
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忝但知有趙
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

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
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
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
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
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
陛下首加職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
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
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
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
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

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
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
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
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
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
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
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
臨難死節而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
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
臨難死節而

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日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

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三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

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詔黃潛善等議之

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旣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弁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

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

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

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

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三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

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

梯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三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雩爲三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

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

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
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
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
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
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
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
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
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

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
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黃潛善
汪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洵
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
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
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
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
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
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

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
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
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
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
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
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
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
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
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
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

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
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
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
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
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
書王時雍問於吳玠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
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
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
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
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

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誅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三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八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
 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
 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
 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
 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
 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

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
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
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穎昌
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抹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
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
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
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
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
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
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

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
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
爲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
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
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
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
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
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
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讎敵
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

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

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疆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

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彊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

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砌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彊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

應者宜給之士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自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

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在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

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
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
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
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
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
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
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
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
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
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

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
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
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
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
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
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
往假道僭僞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
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
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

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因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

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

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環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

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

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

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實寅畏之誠比年

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
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
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
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
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
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
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
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
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
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
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
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
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
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
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
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
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
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
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

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

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闔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

漢書四十年紀
先史卷三十三
列傳
十一

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
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
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
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
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
遽爲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
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
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
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

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
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
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
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
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
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
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
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
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
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

班示郡縣三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
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
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
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
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
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
取租賦或腹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
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
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
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

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
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
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
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
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拔昇以帥權昔漢文
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
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
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

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
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軫悼遣使賻
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
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
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
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
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
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
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

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
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
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
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
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
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
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
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非謂其民之困也

中興收業之不進吾子固難之天者難之心其何難

吾赤子之慕其母慈同儕煢煢焉對其遠逝而發之謂

良與人相結離離風氣忠誠不少聖不以民舍為難

節善玉自珍然則其心之固也固也固也固也固也固也

而惡其然則其心之固也固也固也固也固也固也

用吾子相安也固也固也固也固也固也固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